

·理论探讨·

本文引用:李绮雯,黄嘉伟,王若君,李秋露,孙立.浅谈梦境与中医五脏辨证的关系[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7(12):1331-1334.

浅谈梦境与中医五脏辨证的关系

李绮雯,黄嘉伟,王若君,李秋露,孙立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广东 518000)

〔摘要〕中医学认为,梦境是睡眠中心神活动的表现,与脏腑的气血阴阳的变化密切相关。五脏气盛、五脏气虚及邪客五脏均可致不同梦境。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对梦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的医家乃唐朝孙思邈和金元时期张元素。随着近现代医学的发展,梦诊作为一种诊断方法逐渐得到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医家将其运用到临床中,丰富了中医临床诊疗的内容。

〔关键词〕梦境;五脏辨证;《黄帝内经》;唐·孙思邈;金元·张元素

〔中图分类号〕R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17.12.009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eam and TCM Five Zang Organs Dialectical Treatment

LI Qiwen, HUANG Jiawei, WANG Ruojun, LI Qiulu, SUN L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indicates that dream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mind in the sleep, and i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 of Yin and Yang in viscera. Liver in hyperactivity, liver in deficiency, evil in viscera will lead to different dream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were made by modern physicians on the basis of *Huangdi Neij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dream diagnosis as a diagnostic method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and applied in the clinic by more and more doctors.

〔Keywords〕dream; five zang organs dialectical treatment; *Huangdi Neijing*; Tang Dynasty·Sun Sim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Zhang Yuansu

“梦”字在甲骨文中是𠄎,篆文发展为𠄎,由“宀”“爿”“夢”三部分组成,字的核心部分“夢”又由四部分组成,其中“宀”代表房子,“爿”表示长睫毛,“𠄎”是“目”,表示梦中看的行为,“夕”表示夜幕、晚上^[1]。《甲骨文编》述梦形为:“象人依床而睡,梦之初文。”^[2]“梦境”一词则最早见于宋代的诗词,如,韩维《庵中睡起五颂寄海印》诗:“梦境觉来元一际,不劳唇齿话无生。”^[3]而梦境,在国语词典中的意思是梦中的一切幻象、幻觉。包含了人在睡眠中经历的情境和在梦中的感觉。从古至今,关于梦的描述有很

多,早于《周礼·春官·占梦》,它根据不同的梦境将梦分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4],通过分析梦境来分辨天地阴阳变化及人之吉凶。对梦境与五脏的辨证关系最早的论述是《黄帝内经》,《内经》论述了五脏虚实与邪客五脏可致不同梦境,为梦境的五脏辨证提供了最早的系统理论依据。

中医学认为,梦境是睡眠中心神活动的表现,与脏腑的气血阴阳的变化密切相关。《素问·脉要精微

〔收稿日期〕2017-11-22

〔作者简介〕李绮雯,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内科学方向。

〔通讯作者〕*孙立,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cclql@163.com。

论》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遇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530-31]不同的梦境代表人体的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变化。隋代著名医家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首次提出了“梦诊”一词，并将梦分为三种：微梦、想梦、病梦^[6]，其中病梦能反映人体的病变^[711]。唐朝的《毘婆沙论》中描述了五类梦，五类梦与五脏息息相关^[8]。清代沈源在《奇症汇·心神》里也论述了：“或问内脏有病，何故每见于梦？予曰：人当寐时，则神归肝肾之所。如一脏有病，则一脏之气不和，不和则神不安，不安则多梦。”^[9]亦可见梦境与五脏息息相关。

纵观历代经典著作对梦境的描述及分析，梦境的发生及其变化与人体五脏的气血阴阳盛衰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了解梦境的五脏辨证，对中医临床辨证有一定的价值。

1 梦境迥异与五脏辨证的关系

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脉，脉舍神；脾藏营，营舍意；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588-89]。当外邪侵袭人体时，袭于心，则神不安；袭于肺则伤魄，魄伤则狂；侵于肝，则魂伤而狂忘不精；伤于脾，则意伤则惋乱；肾藏志，藏精而不泄，伤于肾，则志乱精不藏^[10]。正如《灵枢·淫邪发梦篇》中所云：“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11]又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神遇为梦，形接为事”^[12]，是故日间所遇而致七情，怵惕思虑则伤心神，愁忧而不解则伤脾意，悲哀动中则伤肝魂，喜乐无极则伤肺魄，盛怒而不止则伤肾志，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魂魄不安则合目而多梦^[13]。

《内经》认为肝主疏泄，藏血，血舍魂，在志为怒，性喜条达^[516]。肝气盛，失于条达，气机不畅，则梦烦躁易怒。肝脏在五行中属木而旺于春，春气生发，万物以荣，故当邪气客于肝时，则梦山林树木。肝气不足，则梦尚香生草，春之际梦伏树下不敢起。清·张志聪云“梦伏树下，得春令之木气也，不敢起者，虽得时气之助，而亦不能胜。”^[1431]

心主血脉，藏神，在志为喜，在声为笑，心为阳脏而主阳气。如《灵枢·本神》^[5183]云：“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心气盛，故梦欢笑不休；

心气虚则思虑多，思虑多则怵惕思虑而伤心神，神失则恐惧，故梦恐惧。金元·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描述到“心者，五脏之尊也……属火，旺于夏”^[15]。心在五行中属火，得夏令时气相助时梦大火燔灼。邪气客于心，心火亢盛，则会梦山林着火。心气虚时火不足，金反侮火，则梦悲。清·张志聪云：“救火，心气虚也。”王凤香^[128-29]也提出：心气虚弱之时，心阳不能温煦，身体畏寒、怕冷，反向形成则梦见救火的场景，或阳气蒸腾的事物，以满足躯体对温暖之物的渴望。

脾主运化水谷，藏意，在声为歌，喜燥恶湿，宜升则健。唐·王冰云：“脾纳水谷，故梦饮食不足。得其时，谓辰戌丑未之月各王十八日，筑垣盖屋，皆土之用也。”^[16]故脾气虚时运化无权，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脾喜音乐，在声为歌，故脾气盛时梦歌乐；脾主四肢肌肉，脾气盛时，有余于内，不足余外，故梦见身体沉重不举^[129]。《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515]脾喜燥恶湿，筑垣盖屋皆为土用，是脾脏的象征，湿邪困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8]。

肺主气，司呼吸，藏魄，在声为哭，在志为忧，其色为白。故肺气虚则梦见白物及凄惨情景，如见人斩血藉藉。唐·王冰曰：“金为兵革，故梦见兵战也”^[16]。《灵枢·本神》云：“肺藏气，气舍魄。”^[5183]肺气盛则魄无所依，而梦哭泣、惊恐、腾空飞翔。得肺气来复之时，正邪交争变得激烈，因此梦见敌我交战的场面^[129-30]。《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516]：“西方生燥，燥生辛，辛生肺。”池孟修^[748]认为西方在饮食上偏好食辛之品，辛味轻清升扬。而肺为娇脏，吸之则满，呼之则虚，其位高，其气清轻，其体易浮，故邪气客于肺时有“飞扬”梦象，梦中见金铁之物。又因肺在五行中属金，肺为水之上源，易为燥所伤，故有被“金铁”所伤之象。

肾主水和气化，藏精，在志为恐，为水火之宅。唐·王冰曰：“舟船溺人，皆水之用，肾象也。”^[16]故肾气虚时梦舟船溺人；得其时肾气将复，肾为水脏，故梦伏水中，似有畏恐。腰为肾之府，故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85]。邪气客于肾，肾气虚陷，故梦中有如临深渊般的恐惧，肾阳受损，无得温煦周身，故梦见身体没居水中，自觉形寒肢冷^[742]。

2 后世医家对梦境结合五脏辨证论治的继承和发展

《灵枢》云：“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

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矣……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15]清·张志聪注云:“凡此十二盛者,乃气淫于脏,有余于内,故泄之立也。”明·马蔚^[14]注曰:“凡此十二盛者,在腑则有余于外,在脏则有余于内。凡有梦至时,即知其邪之在何脏腑,遂用针以泻之,其邪可立已矣。盖腑梦泻腑,脏梦泻脏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腑则不足于内,在脏则不足于外。凡有梦至时,即知其邪之在何脏腑,遂用针以补之,其邪可立已矣。盖腑梦补脏,脏梦补腑也。”说明梦境的治疗在临床上需结合五脏辨证,综合分析,辨其虚实。自《内经》以后,许多医家对梦境辨证分析结合了五脏辨证,本文以唐·孙思邈和金元时期张元素两位医家为例。

2.1 唐·孙思邈五脏辨治梦境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论述了梦境与邪客五脏的关系^[17]。他运用了五行藏象学说来解释五色梦境:肝色青,梦见人著青衣,捉青刀杖,或狮子虎

狼来恐怖人;心色赤,患者梦中见人著赤衣,持赤刀杖,火来怖人;脾色黄,通土色,梦或作小儿击历人。邪犹人,或作旋风团栾转;肺色白,患者喜梦见美女美男,诈亲附人,共相抱持,或作父母兄弟妻子;肾色黑,梦见黑衣,及兽物捉刀杖相怖^[18]。肝心脾肺肾分别相对应青赤黄白黑五色之梦,孙思邈还提出了气功六字诀“嘘呵呼咽吹嘻”治疗邪客五脏所致五梦。六字诀与五脏及三焦一一对应:呵-肝,吹-心,唏-脾,嘘-肺,咽-肾,嘻-三焦,六字均为清音平声,练习时按五行五脏相生的顺序发音,长期练习,可强身健体;治病时按五行五脏相克顺序发音,可减少或改变梦境,从而达到安神的效果^{[17]16-25[19]}。

2.2 金元·张元素五脏辨治梦境

金元·张元素在其著作《医学启源》中详细而全面的论述了梦境与五脏辨证的对应关系,并结合他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15],具体见表 1(方药参考《小儿药证直诀》^[20])。

表 1 《医学启源》中梦境与五脏辨证的临床应用

五脏	虚实	梦境	治疗	组成	
肝	虚	花草茸茸	钱氏地黄丸	熟地黄八钱,山萸肉、干山药各四钱,泽泻、牡丹皮、白茯苓(去皮)各三钱	肝苦急,急食甘草之甘以缓之;肝欲散者,急食川芎之辛以散之;补以细辛之辛,泻以白芍药之酸;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
	实	山林茂盛	钱氏泻青丸	当归(去芦头,切,焙) 龙脑(焙),川芎、山栀子仁、川大黄(湿纸裹,煨) 羌活防风(去芦,切,焙)各等分	虚则补其母,肾为肝之母,以熟地黄、黄柏补之;实则泻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泻之。
心	虚	多惊悸,惕	钱氏安神丸	马牙硝、白茯苓、麦门冬、干山药、甘草、寒水石(研)各五钱,龙脑(一字研),朱砂一两(研)	心苦缓,以五味子之酸收之。心欲软,软以芒硝之咸,补以泽泻之咸,泻以人参、甘草、黄芪之甘。心虚则以炒盐补之。虚则补其母,木能生火,肝为心之母,以生姜补肝。
	实	惕然无眠	轻则导赤散	导赤散:生地黄、甘草(生),木通各等分研末,竹叶,泻心汤:黄连一两,去须	
脾	虚	梦火发、喜笑及 恐惧	重则泻心汤	陈皮(去白)一两,丁香二钱,柯子(炮,去核)、青皮(去白)、甘草(炙),各五钱	脾苦湿,急食白术之苦以燥之;脾虚则以甘草、大枣之甘补之;心乃脾之母,炒盐补之;
	实	饮食不足、大泽 丘陵风雨	钱氏益黄散	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	肺乃脾之子,桑白皮泻之。
肺	虚	筑墙盖屋、歌乐	泻黄散	阿胶一两五钱(麸炒,黍粘子(炒香),甘草(炙),各二钱五分,马兜铃五钱(焙),杏仁七个(去皮尖,炒)、糯米一两(炒)	肺苦气上逆,黄芩;肺欲收以酸,白芍药也,补以五味子之酸,泻以桑白皮泻之。虚则补其母,则以甘草补土;实则泻其子,以泽泻泻肾水。
	实	刀兵、恐惧	阿胶散	地骨皮、桑白皮炒各一两,甘草炙一钱,粳米一撮	
肾	虚	舟船潮人,伏水中	钱氏泻白散	熟地黄八钱,山萸肉、干山药各四钱,泽泻、牡丹皮、白茯苓(去皮)各三钱	肾苦燥,则以辛润之,知母、黄柏是也。肾欲坚,坚以知母之苦,泻以泽泻之咸;肾虚则以熟地黄、黄柏补之。肺乃肾之母,金生水,补母故也,以五味子补之者是也。
	实	临深投水中	补肾地黄丸		(肾本无实,不可泻)

3 近现代梦诊在五脏辨证中的临床应用^[3]

近代,中医梦诊发展较缓,该时期关于梦诊的著作和学术研究相对较少。《丁甘仁医案》及《医学衷中参西录》作为近代出色的著作,其论述梦诊的内容较少,多为继承《内经》观点。但张锡纯提出的梦境是脑充血的征兆^[21],乃前人所未有,丰富了中医梦诊内容。随着政府政策对中医中药逐渐的重视,现代对于梦境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出版了相关的文献和著作,为我国梦诊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7][22]}。

现代医家的临床研究多基于《内经》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对梦境进行辨证,如李长达根据不同的梦境将病梦分为五个证型,并结合五脏辨证提出相应治疗^[22]。心肾不交型:梦境惊恐,甚至梦中惊醒,予交泰丸合六味地黄丸治之;肝火上亢型:梦见吵架、打仗,醒后仍觉愤愤不平,予龙胆泻肝丸合丹栀逍遥散;脾虚痰阻型:梦景连连,梦见生活细节,但却记忆迷糊,情景纷乱,予归脾汤合二陈汤;肺失宣肃型:梦见重物压身,憋闷不适,有濒死感,予苏子降气汤或桑杏汤或小青龙汤;阴阳两虚型:梦见死人,熟人死亡,梦中惊恐,予金匱肾气丸。张压西^[23]和张星平^[24]皆认为多梦是由于外邪侵袭,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常,以致魂魄不安于心肝,使血不舍魂,肝魂飞扬于外。冯占元等^[25]认为多梦病位在心,或是心气不足,或心脾两虚,或痰火扰心;梦魇病位在心肝,心肝血虚,风痰扰肝等;梦遗、梦尿、梦交病位在心肾等。其治疗予以辨证治疗及结合心理干预,如江花^[26]在其临床经验中运用了五脏辨证并结合心理治疗,疗效甚好。

4 小结

梦境可间接反映人体的阴阳气血的变化,与五脏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梦诊作为一种诊断方法逐渐得到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医家将其运用到临床中,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中医辨证论治讲究四诊合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作为传统的辨证方法,与梦诊结合运用于临床更有助于诊断。

参考文献:

- [1] 王凤香.黄帝内经梦象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 [2] 张秋芳.从殷墟卜辞看梦与疾病的关系[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4):114-119.
- [3] 黄月芳.《鹤唳集》点注[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5:56.
- [4] 方爱华.唐代小说中的占梦文化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5:06.
- [5] 全本黄帝内经[M].徐洪锦编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18.
- [6] 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王洪图,李云重校注.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451.
- [7] 池孟修.梦的中医辨证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 [8] 张瑞生.中西梦境意象解读比较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7:29.
- [9] 翟双庆,陈子杰.有关《黄帝内经》梦学理论的总结[C]//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术研讨会,2008:141.
- [10] 王克勤,崔志忠.《灵枢经·淫邪发梦》篇解读[J].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5,2(4):252-255.
- [11] 池孟修,李静,陈家旭.中医对梦的生理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4,20(8):1075-1076.
- [12] 于红.先秦道家与《黄帝内经》中“神”范畴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4:21.
- [13] 王达洋,徐筱青,贺娟.论《黄帝内经》“五脏藏神”理论及其临床意义[J].中医杂志,2017,58(10):892-894.
- [14] 陈子杰.《内经》梦学及中医梦证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5.
- [15] 金元·张元素.医学启源[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16.
- [16]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5:427-429.
- [17] 侯北辰.孙思邈“释梦一辨证一六字诀调治”诊疗法初探[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 [18]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903-904.
- [19] 郭静,王明强.古医籍释梦浅探[J].辽宁中医杂志,2015,42(5):968-971.
- [20] 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医经典文库)[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92-131.
- [21] 张锡纯(1860年-1933年).医学衷中参西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04-306.
- [22] 李长达,毕淑霞,王泰勇.梦景辨证[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3(23):71.
- [23] 张压西,石松,王奕,等.慢性肝胆病伴失眠多梦的证型分布特点分析[J].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4,1(2):102-106.
- [24] 张星平,邓宁,刘敬标,等.肝不藏魂梦象证治台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8):717-719.
- [25] 冯占元,于珠莹.梦的辨析和治疗[J].山东中医杂志,1997,16(4):147-149.
- [26] 江花.浅谈中医对梦的辨证论治[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病研讨会论文集,2007:934-935.

(本文编辑 李路丹)